



农奴戟

NONGNUJI

克 扬

农奴戟

NONGNUJI

克扬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农 奴 戟

薛克扬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 5/8 字数 371,000 插页 8

1977年1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2版 印数100,001—200,450

春季的高原黎明，仍然冷风索索，寒气袭人。

辽阔的草地，蒙上了一层霜，四外那些高山大岭，都披着一身雪。整个儿草地是寂静的，寒冷的。远方，有一座高耸壁立的冰峰，顶端上已经映出了朝阳的光辉，就象一颗巨星似的，光芒四射，鲜艳夺目。

草地东端，有一道黑乎乎的山垭口，山垭口两旁，各有一座不大的圆山。在这两座圆山上，同时出现了两队解放军骑兵的身影。他们上山之后，互相用旗语联络一下，察看着前方的地形，然后便一同纵马下山，向着不同的方向，用不同的队形和速度，仔细地搜索着每一可疑地点。战马的奔走嘶鸣，划破了荒原的寂静，两股霜土混合的尘头，随着两趟整齐的马蹄印，在草地里飞快地延伸。

一轮红日，喷薄而出。草地里，天空中，各种飞禽走兽，开始活跃起来。一群群野马、野羊，在朝草茂处汇拢；蚁群般的田鼠和野兔，在草地上蹿来蹿去；老虎、豹子之类的猛兽，隐伏在树丛里，伺机捕捉弱小的动物；一只只在空中盘旋着的巨鹰搜索着猎取对象。……草地的早晨是美丽的，也是纷乱的。

红日上升，大地转暖。风息了，霜化了，草地里一片青黄，景色如画。

这时，从那山垭口里，又驰出三十几骑解放军骑兵，同从两个圆山上下来的两队骑兵汇合在一起，成一个“扇形骑阵”，朝着正西方向驰去，在扩大搜索范围。

连长巴图，乘一匹黑色大马，在队伍之后，不紧不慢地前行。那黑马不时用前蹄刨地，或是发怒地怪吼几声，显然是欲狂奔而不能，有些耐不得了。连队司号员乘一匹枣红马，跟在连长马后，不时按连长要求，向部队发出号令。

巴图，是位蒙族干部，年纪不过二十六七岁，长得身高体健，十分魁梧。他胸前挂着一部骑兵专用的小型报话机，腰里还插着两面指挥小旗。由于人高马也大，吊在胯下的那把大马刀便显得短小了。他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部队的行动，回头对司号员说：

“三班距离本队过远，发号纠正。”

嘹亮的号声在草原上空回荡，前进中的骑兵迅速地调整着队形。

“向后发号！”巴图又对司号员说，“报告队首长，草地上平静无事。”

司号员把军号朝着山垭口方向吹起来。

号声未落，山垭口里便传出一阵奇特的战马长嘶。战士们一听这声音，便知道是教导员李智来了，不少人回过头来看着山垭口方向。不多会儿，就见一匹高大雄壮的青色骏马，龙腾虎跃地从山垭口冲扑出来。

稳坐在这匹大青马上的，便是解放军某部营教导员兼工作队队长和总支书记李智。他年纪约在三十上下，中等身材，略圆的方正脸，军容整洁，英姿勃勃。这时他伸手扶正钢盔，拢拢缰绳，向着自己无言的战友满意地一笑，然后便抬眼注视着

前方。

跟在李智后面的是通信员、藏族战士旦周，他骑一匹精干的小灰马。因他年轻又有几分稚气，大家都管他叫小旦周。

巴图见李智来到，便带转马头向后跑来。距离李智十步左右，他勒马，敬礼，报告：“教导员同志，视线之内未发现异样情况。”

李智也勒住马，还了礼，说：“按原计划开进！”

巴图应了一声，便用手势，要司号员向前向后发出“按原计划开进”的号令，然后拨回马头，与李智并辔而行。走了几步，巴图便问：“教导员，你看，尖兵排的动作行不行？”

李智举望远镜看了一下，说：“嗯，可以。排的左翼队形，好象有些不稳定。”

“已经在纠正了。”巴图说，“那是三班，班长是刚提的，经验差些。”

“要注意帮助他。”李智手扶着望远镜说，“部队行动，就得随时准备打仗，稀稀拉拉是要不得的。一定要反复给同志们讲，当前，我们虽然是工作队，可我们仍然是一个战斗队。我们现在是远离上级，到一个新地区执行新任务，这就要求我们更要加倍细心、谨慎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正在这样做。”巴图说，“教导员，我到前面去啦！”

“可以。”李智放下望远镜，“要注意工作方法，要耐心。”

巴图说了声“知道”，便伏鞍刺马，疾驰而去。

李智又举起望远镜。草地里遍布着小河，还有许多小积水坑，有的干涸了，有的结着冰，冰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声。此

外，岗丘棱坎也不少。

“草地并不平坦。”李智自语着放下望远镜。

“对着哩。”小旦周说，“草地里最容易藏马贼啦。”

“那并不可怕，要当心出现叛匪。”李智对小旦周说，“信号！命令尖兵排扩大两翼警戒范围。”

“是！”小旦周面向前方挥动着红蓝小旗，用旗语传达教导员的命令。

一阵阵人喝马嘶，工作队大队人马涌出山垭口，进入草地。队伍是成纵队开进的，前后是部队，中间是地方上的同志。一百多个骑兵指战员，四十几个工作队员，十多个武装民警；三百多匹骡马，一千头运输牦牛，浩浩荡荡地摆下五六里长的行军阵势。

指导员苏同，乘一匹杂毛大马，带着二排、火力排和工兵班，首先走过来。他一手握着刀柄，一手扶着挂在胸前的望远镜，一张毛胡子大脸此刻十分严肃，他不时要求部队：“保持队形，不许松懈。”

工作队员里头有许多青年，他们一进入草地，就活跃起来，说说笑笑，还不时传来他们嘹亮的歌声。

苏同催马跑到李智面前，说：“教导员，部队全部进入草地了，未发生什么问题。二排已向两侧派出了行军警戒，三排在后面也专派了后卫警戒班。”

李智说：“好。要警惕，草地并不平坦。”

苏同说：“部队是警觉的。刚才我还给战士们讲，要准备出现意外情况，到了行军终点还得准备打仗。”

“到了行军终点准备打仗？”

“你不是要求咱们提高警惕 准备粉碎敌人的阴谋叛乱

吗？”

李智看着苏同那毛胡子大脸，说：“老苏，你刚从内地调来，对高原上情况不熟悉。我虽然在高原工作多年，对现在要去的地方也不大熟悉。形势要求我们要处处细心，谨慎，首先要随时准备打仗。不能疏忽大意呀。”

苏同诚恳地说：“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”

“从各方面分析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，反动农奴主可能发动反革命叛乱。”李智说，“敌人既然要叛乱，就不会安安心生地坐在他自家屋子里。”

苏同恍然大悟：“嗨！你看我……。咱们必须准备随时打击敌人，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，行动上就没有可靠的主动权。”

李智笑了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苏同说：“教导员，刚才我到火力排、工兵班去了，发现他们武器驮子不符合临战要求，我虽然批评了他们，但并没有要求他们立即纠正，若是现在发生情况不就糟了吗？”

李智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呀！”

苏同立刻就要去纠正，李智说：“最好演习一下，通过实践，纠正错误。”

“好，马上执行。”

“你把意图对大家说清楚，要班、排长们自己去组织演习，自己教育自己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苏同掉转马头，驰回行军行列里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火力排和工兵班都揭下了盖驮子的防雨油布，由苏同指挥着展开战斗队形，从李智面前向西驰去。

一晃之下，李智看到了苏同刚才说的“不符合临战要求”是什么。原来，他们把武器驮架另加了绳索，捆扎得异常牢固，

任凭牲口怎么奔跑，也不会翻驮子。但是，在行军中如果突然遇上敌人，驮子不能及时卸下、解开，那可就要误事了。看到这里，李智又联想到，象这一类现象恰是和平麻痹思想的反映，苏同能发现这个问题，说明他有实践经验，而且工作也是认真细致的。象苏同、巴图这样的干部，只要指导思想明确，他们都会工作得很好的。李智想到这儿，英俊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于是他便催马登上一座土丘，举起望远镜来。

前面，巴图带着前卫排在行进，苏同指导着战士们在演习，战士们往来驰骋，惊起一群野牛，呼哧呼哧地向西北方向逃去。远方，是被望远镜拉近来的山群，山前有一些黑点在跃动，那是奔走着的野兽。然而，在视野之外，大山那边，都有些什么呢？李智对那边是生疏的，只是从县委介绍情况中，知道那边有一块一千多平方公里的盆地，名叫达惹滩，共有三千多人口，那就是工作队要去的地方。

李智曾多次参加工作队，做群众工作。这次他又带着骑兵第三连和工作队一同去达惹滩。这个工作队是一九五九年元旦过后组建起来的，经过一个多月整训，在二月下旬出发。今天是他们出发后的第三天，刚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原。

县委给工作队的任务是：到达惹滩去开展工作，发动群众，制止叛乱，为实现民主改革积极创造条件。如能争取在和平条件下开展工作，就以骑兵第三连为主力开办农场，大量吸收当地贫苦牧民参加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改善群众生活，为以后的民主改革准备骨干力量。如果农奴主发动反革命叛乱，就要坚决平息！

根据县委的指示，李智在工作队出发动员会上和在行军途中，反复向工作队全体同志讲明当前的形势，指出西藏上层反

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，纠集叛匪残害人民，阴谋进行叛乱。达惹滩加桑千户这个反动农奴主，现在也正蠢蠢欲动。最近上级通知我们，外国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，空投特务和军火，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相呼应，煽动牛鬼蛇神作乱。所以，我们既要准备粉碎敌人叛乱，也要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，粉碎他们妄图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罪恶阴谋。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反动农奴主的叛乱活动，它是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各种反华反共活动连在一起的。

昨天晚上，李智又对同志们说：“明天，我们就进入草地了，要随时准备打仗。”

草原上响起了歌声、笑声和争辩问题的吵吵声，工作队的队员们走过来了。

李智抬眼看看那一张张欢畅的脸，心里自是高兴。这些同志一个个朝气蓬勃，以后，他就同这些穿蓝大衣的战友们在一起工作，学习，战斗了。

“队长！”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同志策马跑到李智面前来。她是工作队的党支部书记，姓董，名叫小珊，原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。董小珊在大土丘旁停马，向李智报告情况：

“少数同志思想认识有反复，有人到现在还认为加桑千户不会叛乱，说我们强调战备有些过分。”

李智策马走下土丘：“哦！还有什么？”

董小珊说：“有的同志则一心想着打仗，连日常工作也不愿做了。”

李智一面打火抽烟，一面说：“这两种思想倾向，观点都很明确。”

董小珊有些生气地说：“怎么回事呢？党总支委员会一再

开会统一认识，可是少数人的思想总是有反复，不是左就是右。”

李智平静地说：“做思想工作要耐心，急躁不得。有的同志思想上有反复，这倒可以促进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，必要时可以发动全队同志辩论嘛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”董小珊为难地说，“一住下来，主要精力都耗费在管理马匹上，白天又得行军。”

“行军途中，我们正可以展开工作呀。”李智说，“你看，骑兵连就是在行军时进行工作的。”

“对，那我们马上到骑兵连学习。”董小珊高兴了，“有部队的先进经验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“也不一定就好办。”李智提醒说，“工作队和连队不同，队员们和战士也不一样。可以去交流交流情况，重要的是应该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样吧，小珊同志。我们都走进队员中间去听听反映，然后再来研究怎样加强工作。”李智说着催马走向工作队的行军行列。

董小珊跟着李智，也走进队员中间，了解情况。

队员行列中，有三个上海青年，在伊里阿拉地说说笑笑。这三个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年纪，一个叫刘克飞，一个叫汤树人，还有个女同志叫柳丽。刘克飞是个长眉大眼的精干后生，爱好诗歌，是工作队电台的报务员。汤树人是个小胖子，憨厚的团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，他是刘克飞的助手。柳丽是个尖嗓子姑娘，是工作队的卫生员。

这三个青年是一九五八年冬才从上海来到西藏高原的，是

高原新兵。还在工作队整训期间，刘克飞他们就准备着如何战胜征途的艰苦，可是到底途中怎么个艰苦法，他们却不清楚。出发的第一天，三个人互相告诫着：“艰苦开始啦！”你看，目的地明明在县城西边，工作队出城之后却要先向正北方向钻两天大山沟，这么弯曲的行军路线，想必就是艰苦的意思了。然而，那大山沟里却不苦，一路行来，但见村落点点，牛羊成群，寺院的晨钟暮鼓，牧人的歌声笑脸，无一不在欢迎他们，每日住宿时，都有当地藏胞的热情款待，哪有啥苦来。

昨天晚上，李智曾对刘克飞他们说：“青年们，别松劲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进入无人荒野了，苦，在那儿等着我们呢。”

“放心吧，队长同志，我们不会被困难压倒的。”刘克飞以团小组长的身分，并代表柳丽和小汤，向队长表示决心。

今晨出发后，队伍一直在峡谷中爬坡上行。刘克飞他们一进入草地，更觉得视界开阔，空气清新，再加上蓝天白云，逸鹿翔鹰，令人心旷神怡；遥望远方，冰峰叠立，雪山高耸，山外有山，峰外有峰，巍峨壮丽，气势峥嵘。嗨！苦啥呢？这地方简直太好啦！

刘克飞心情激荡，掏出小本子在马上创作新诗。小汤和柳丽赞美着眼前的一切，一路说笑，一路行走，丝毫也不觉得疲乏。忽见不远处有一土丘，土丘上端坐着一头大熊，低着头面对朝阳，好象在打盹儿。柳丽眼尖，发现了那头熊，大声说：

“看啊，这头熊，多象老和尚在做早功。”小汤端详了一下那大熊，说：“不，柳丽，我看它象个监工的老地主。”然后两人便各执己见，抬起杠来。小汤憋里憋气的只顾斗嘴，却忘了骑在马上，竟然手舞足蹈，惊得座下的马儿咳的一声就撒开了欢儿。小汤慌了，连声呼喊：“同志们快‘支援支援’啊！”

许多队员跑过来帮忙，稳住了马。他们看见小汤那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这几个小鬼，光会逗着玩儿。”董小珊用责备的眼光看着小汤他们。

“青年人象棵小树，在阳光下伸枝展叶。”李智对董小珊说，“对他们既要严格要求，又要热情关怀。”

刘克飞策马跑过来把他的新作送给李智，李智递给董小珊。董小珊看后沉思了一下，笑着对刘克飞说：“诗写得有激情，可是不能只给几个人看呀。”

“那……”刘克飞瞪大眼睛望着董小珊。

“念给大家听听，鼓舞大家的战斗热情！”董小珊望了望李智，“教导员，你说呢？”

“好。”李智高兴地说。

刘克飞要回诗稿，趁工作队员休息的机会，就跳下马，激昂满怀地当众朗诵起来：

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，
脱去了冬装，
换上了春衫。
东风，
吹醒了大地的一切，
把新的喜悦送到了人间。

啊，高原哪高原！
你阅尽世间春色，
你经历了亿万流年，

人世间地覆天翻，
你却仍然默默地长眠。

醒来吧，高原！
毛泽东时代的青年，
发出了伟大的誓言，
向地球宣战，
首先就要给你梳妆打扮！

我们要用玉带装饰你的衣衫，
我们要用明珠美饰你的容颜，
我们还要整修你的血管，
再给你做个切腹手术，
取出万宝献人间！

.....

刘克飞朗诵完毕，小汤、柳丽和队员们鼓起掌来。

董小珊说：“不错，有气魄。”

李智说：“诗的气魄虽然不小，但还只是提到改造大自然，革命青年的抱负和志向还没写出来，诗还没完呢。”

队员们齐声说：“对呀。”

李智看了小旦周一眼，冲大伙儿说：“欢迎小旦周唱首民歌。”

小旦周直摆手：“战士要说的话多着哩，一支歌哪能唱尽心意哩？”

“唱呀！小旦周。”更多的人鼓掌欢迎。

李智说：“你是藏族战士，就唱一唱广大贫苦牧民的心愿吧。”

在大家一再鼓励之下，活泼的小旦周跑到一个高坡上，把冲锋枪斜挎在背上，就放开喉咙唱起来：

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，
青青的草原走着羊群；
牧人跨着白色骏马，
响鞭儿声声动人心；
羊儿呀可别跑远啦，
咱们在这儿等着亲人。

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，
人民政府跟咱们农奴亲；
金珠玛米是人民子弟兵，
跟咱们娃子心贴着心；
亲人啊快到这儿来吧，
我要把心里话说给你听。

唐古拉山高，通天河清，
牛羊肥啊水草茂盛；
哪儿也比不上咱们草滩富，
什么人也不如咱们娃子穷；
娃子到死吃不上一顿饱饭，
富人家堆满青稞和白银。

寺院的经堂头人的官厅，
用娃子的鲜血涂红；
富人家的财宝数不清，
全是娃子的血汗浇铸成；
娃子就跟牲口一样苦啊，
头人们说这是命里注定。

温暖的阳光赶走了乌云，
长长黑夜盼到天明；
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，
五星红旗映天红；
十七条光辉照耀四方，
苦娃子也要翻身做主人。

百万农奴的心向着北京，
把最好的歌儿唱给党听；
党啊，咱们永远跟着你，
砸碎铁锁链，翻身闹革命，
刀山火海咱敢闯，
民主改革咱们定完成。

.....

小旦周还没有唱完，队员们就鼓起掌来。刘克飞挤进人群，拿着小本子，诚恳地说：

“小旦周同志，你唱得实在太好了，收我做个徒弟吧！”

“我还要向你学习哩。”小旦周腼腆地说。

“不，我们应当向你学习。”小汤也挤到小旦周面前，说：“小旦周同志，你刚才唱时，我听得入了迷，你给我们上了一堂课。请你再唱一支行吗？”

“同志们，行倒是行，不过我还有任务哩。”小旦周向四周一看，教导员不见了，他歉意地说：“教导员到前边去了，我不能呆在这儿，闲时再唱吧。”

人们朝前方看去，只见李智骑着大青马风驰电掣般地向前方奔去。大青马腾起四蹄，肚皮都快要擦到草地上了，李智稳稳骑在马上，举着望远镜在察看什么。队员们赞美队长的骑艺高强。小旦周说：

“这只是一般动作，他要使出高级动作来，能让人看得眼花哩。”

“什么叫高级动作？”人们问。

“你们有机会看到的。”小旦周调皮地一笑，骑上小灰马向前驰去。